

锦绣园



# 魔子万事通

## 内容简介

就在为了寻找美男子而大伤脑筋的时候，  
居然让她遇上了那个他——  
小时候被她嘲笑的苹果脸哥儿们。  
哇，长大后的他不但够 **皂荚**，  
还充满了不羁的气息，  
魅力指数绝对称得上是“杀手级”，  
连她都忍不住……  
等等，这家伙的魅力从来都不适用于她的，  
还是先设法求他“帮个小忙”，  
解决眼前的困难才是选

# 序 幕

令人赞颂的蓝天，纯粹得连一点瑕疵都找不到。

让人不禁怀疑，这真是进入初秋的景象吗？到了秋天热力仍持续发威的太阳，似乎不甘心就这样把天空让给冬天的阴云，使尽力气占据地盘，热得大地上的万物垂首降服。

啪啪！对街的小杂货铺老板泼出一桶水，给晒得火烫的柏油路面降温，仓皇走避的一只流浪狗，汪汪地抗议着。要是他懂得人类的语言，八成会说：“泼水的时候也看一下周遭有没有狗经过啊！真是的。”

老板不耐烦地瞪着那条狗。“嘘、嘘，走开！”

狗儿怀着心有不甘的眼神，夹着尾巴，踩着忿忿的脚步离去。

百般无聊地望着眼前的这一幕，傅迪渥大叹了一口气。

“……然后呢，我就骂他了，谁叫他实在太不讲理，喂！你说嘛，我有没有理？其实这整件事根本就是他猪头、他木瓜、他少钙！”

绑着两条小辫子，辫子上还夹着亮晶晶的蝴蝶发夹，一派时下辣妹打扮的高中女孩，嘟着嘴用吸管把冰沙搅成

了冰水，还是不停地抱怨着，“所以我一定要让他好看，让他知道我也不是没有人‘哈’的。哼！”

为什么自己会坐在这儿，陪着小辣妹喝茶，听着那些自己无法理解的抱怨呢？迪渥除了叹气还是叹气。

话说三天前，他那位自称“天才大美女”，简称“天女”，实际上是个不折不扣的魔女的姐姐，眉开眼笑地拿了份报纸凑到他面前说：“阿迪，你看！”

“看什么？”早习惯姐姐的大惊小怪，他还以为不过是哪个明星的八卦，让她兴致勃勃地想献宝。

“这个啊！这个！”她打开报纸，将它全版呈现在他面前。

迪渥迫于无奈，草率地浏览过一遍标题。“什么？哪个大人物闹绯闻？还是哪个明星又被警察捉了？这不都是旧闻了。”

“不是啦！看这边，这里、这里！”傅安麒兴奋地用小指头在分类广告的小小栏位上点了点。

“欢迎来到万事通事务所？这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位充满魔性魅力的美男子等着为您服务！”念着报纸上豆大的文字，迪渥的声音跟着由低渐高，最后变成怒吼，失去平日的温文柔和，一张俊脸扭曲而狰狞，他大叫着：“这是什么？！”

安麒耸了耸肩膀，对弟弟愤怒的模样视而不见地回说：“广告啊！”

“广告？这叫广告？这根本是……根本是……”他已经气得想不出形容词来了。

“你也这么想？我也觉得这词儿写得真好、太妙了，可说是旷世奇作，称呼它为广告词，还真有点对不起它咧！”笑嘻嘻地，她还有脸说。

“这根本是文字猥亵！什么充满魔性魅力，什么美男子，你是想害我们被人以诈欺罪捉起来啊？哼，在那之前，我还会被警察怀疑是不是牛郎、公关在坐台呢！”夺走她手中那份具有“罪证”之嫌的报纸，迪渥三两下就把它撕成碎片。

“哎呀！我还没有看今天的漫画耶！”安麒不满地摇头说，“我说迪渥，你也太紧张了，难道你忘了我的达令是干什么的吗？他可是检察官，有个免费的法律顾问在身边，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就算你被捉了，我也一定会想办法将你保出来的。”

“娶到你，只能说是姐夫三生不幸。”迪渥讽刺完后，一改愤怒的口气，妥协地叹道：“你到底在想什么？干吗没事找这种麻烦？”

“我这么努力地想增加我们事务所的业绩，你居然说我在找麻烦？迪渥，你最近是不是吃了豹子胆，居然敢不把我这个姐姐放在眼里？”双手叉腰，安麒理直气壮地说，“说来说去，我会做这种事，还不都是你的错！”

“我的错？”天地良心，他有什么错？

“当然是你的错。你看看我们这个月的账本，居然有赤字出现耶！这是万事通事务所开张以来，头一遭发生这种状况。哪怕经济再怎么不景气，找上咱们的客人也不曾少过。可现在看到这赤字，你难道没有一点点危机感，不

想多为这间事务所牺牲奉献吗？普通人在这种时候，应会说句‘请尽量使唤我，我会为姐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才是人之常情吧选

面无愧色地打断姐姐头头是道的说词，迪渥冷冷地回应：“会亏损，都得拜某人把事务所丢给我一个人，跑去度蜜月所赐吧？一去就是两个礼拜，还敢在这边冠冕堂皇地说牺牲奉献？”

“啊啦！顶嘴哟！”甜甜一笑，摇摇小指头，安麒说，“正因为我不在事务所，所以财务出现赤字这件事当然该由留守家中的人负责，这有什么不对？”

“……”迪渥眯起眼。

“反正广告都登了，从现在起，想必会有络绎不绝冲着‘美男子’三个字上门的贵客，小迪渥，你就把自己的脸皮刮干净，准备迎接客人吧！”

“卖弟求荣”这等卑鄙无耻的行为、早在八百年前就该断绝于这个地球上的行为、这种令人发指、天诛地灭的行为到了二十一世纪的现在，居然还有人会做，而且这件事还是降临在自己身上，这是傅迪渥万万没料到的。

只听见小辣妹喋喋不休地抱怨着男友。接着，话题转到了迪渥身上，唤回了他暂时抽离的意识。

“……不过我实在太讶异了，我以为那广告是骗人的，想不到真能让我找到一个超正点的代打，不介意我叫你小迪吧？这样我才像你的‘哈妮’咩！”

“你高兴怎么叫就怎么叫吧！”迪渥已经全身乏力了。

“小迪！”她立刻眉开眼笑地往他的身上靠，“其实人家也不在乎那个猪头来不来了，干脆我们就别等他，去看场电影怎么样？”

“您是要取消您的委托吗？”迪渥眼睛一亮。

“才不是咧！我是说我想跟你去看场电影，看完电影以后呢……再去唱卡拉OK……你喜不喜欢唱歌呢，小迪？”

真抱歉，他可不是专门陪人玩乐的男公关，迪渥忍住朝她咆哮的冲动，微微地一笑说：“如果您打算去玩的话，那么我今天的任务就到此结束了。”

“干吗这么冰啊？”

再微微一笑，“这是我们事务所的规定，不能占用委托人的私人时间。”

“可是……”

必杀的一笑，“请您不要令我为难。”

看到女孩脸上倏地飞上两朵红云，迪渥就知道自己赢了。从小到大，他只要使出这一招，大概没有人能拒绝得了他的要求。

“好、好吧……”

迪渥暗自高兴地想起身，手却被女孩捉住。她显然是退而求其次地说：“那你还是陪我等到他来好了。”

还以为能从苦刑中解脱呢，唉。

“小敏，那个男人是谁！”咖啡店的玻璃门前，一名体格可媲美拳击手的年轻男人咆哮着——差点没把玻璃门给震碎了。

“谁？当然是我的新欢喽。”女孩得意洋洋地说，

“小迪，我们走。”

“小子，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碰我的女人！”

这种三角关系是最棘手不过的了，所以迪渥当初死都不想接这个**冤家**

“阿木，你想干吗？你不是说要是我找得到比你更好的男人就尽管去吗？现在大呼小叫什么？”

“那不过是气话，小敏你怎么能真的……”

“气话？好啊，要我回到你身边的话，我以前要你改的地方，你都愿意改吗？”

“我改！我马上改。小敏，你不要和这种弱鸡在一起，回到我身边来嘛！”

迪渥挑起一眉，看这种态势，男的已经彻底被女的吃得死死的了。他看这位老兄也“硬”不到哪里去啊！

“我考虑、考虑。”

“不要这样嘛！小敏——”

很难想象堂堂七尺的男人，也能撒娇成这样。迪渥走上前去，拍拍男人的肩膀说：“喂，老兄。”

“干吗？”男人回过头，又是一副凶恶的模样。

“这是你女友要求的。”迪渥微笑着，一拳头挥出——砰！骨头撞上下下巴的声响清晰可闻，全场的人都看见一个壮汉往后跌飞了出去，还撞翻好几张桌子。

“阿木！”吓得花容失色的女高中生，连忙跑到自己的情人身边。

迪渥从容地掏出一张账单，走到女孩的身边说：“任务已经圆满达成了。这是账单，请您收下。”

哑口无言的女高中生，这才晓得自己闯下什么大祸——错把无法使唤的恶魔当成了好心救助的天使。

她打了个寒颤。

“那不是……”

从头到尾观看这场骚动的旁观者之一，摘下了脸上的墨镜，惊喜地眨眨一双黑黝灵动的眼，红唇高高地扬起，踏破铁鞋无觅处，想不到会让她在这儿遇见他——傅迪渥！

她就知道，老天爷还是待她不薄的。

匆匆结账后，她三步并作两步地追出门外。

“喂，前面的家伙，等一等！”

# 1

“喂，前面的家伙，等一等！”

这句话迪渥听得一清二楚，但是在现今这个社会，有谁听到“等一等”会真的就乖乖停下脚步的？四周路人那么多，谁会管那句“等一等”是朝哪个人说的，他手上的委托多到没时间浪费，还是尽快回事务所去处理下一个委托吧！

不料下一秒，就听到有人在叫“阅读！阅读！”

很久没有听到人家这么喊他，而且会这么喊他的人也不可能出现在这街头才是，但迪渥还是忍不住停下脚步回头。

“我果然没有看错。真的是你，阅读！”

头顶深黑色棒球帽，压得低低的帽檐底下还戴了副墨镜，怎么看怎么可疑的女子，朝他亲热地笑说：“干吗一副不认得我的样子？就算我们有八百年没见面了，你也不可能把我给忘了吧？”

很抱歉，他就是记不得。迪渥心想：谁会认得出从头到脚只有半张脸露在外头给人看的人啊？又不是在玩“我猜、我猜、我猜猜猜”。

“我啦！是我啦选”她终于摘下帽子与墨镜，现出慧黠明眸，鬼灵精怪地一笑说：“阿岚！应水岚！”

回忆被唤起，一张有几分神似却较为稚嫩的脸庞与现在的亮眼美女重叠，让迪渥恍然大悟地指着她叫道：“不会吧？暴暴岚，是你啊！”

“哇哈哈，很久没听到有人这么叫我了。当然是我，要不然你以为我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了吗？真是无情，我在咖啡店里一看到你的背影就认出你来了，你怎么可以把我给忘了呢？”

并不是“忘记”有这号人物，而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们会有再见的一天。毕竟从那一声“再见”之后，都已经过了……十年有吧？

她甩甩飘逸的直长发，跟不上时代、连一滴染色剂都没碰过的发丝在金色的阳光下黑得发亮，与璀璨的笑容相互辉映，耀眼得令人无法直视……

真令人想不到，以前总是剪着男孩子般削薄短发的她，现在居然会有着这般秀气的发型。不过发型的改变也不是她全身上下最惊人的地方，思忖着，迪渥把目光移向普通男人都会注意到的“身材”上去。

小时候就是根鹤立鸡群的“竹竿”，现在她高挑依旧，变化最大的是“竹竿”多了曲线——包裹在一件红色底彩色夏威夷字样的栽恤里的丰满上围是该凸的部分；而短栽恤与低腰深蓝牛仔裤之间故意露出来的小蛮腰则是该凹的部分。当然再往下就是将牛仔裤的狭窄布料绷满的丰挺臀部。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竹竿”都已经成为过去式的形容词。

恐怕她身上变化最少的，就是那张笑得大大的嘴。过去他总是嘲笑她“嘴大吃四方”，现在这张嘴依然很大，不过就像有人喜欢茱莉亚罗伯兹的嘴一样，她的大嘴也正是她的个人特色，镶嵌在显眼而带着南洋风味的脸孔上，恰如其分地彰显出她的特质。

“呜哇！真的是好想念你这张细嫩出水的脸喔！”

扑上来，也不管是否在熙来攘往的大街上，她双手圈住他的脖子，当众就是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迪渥苦笑着，说好听点她是“不拘小节”，心中根本没有所谓的“性别意识”，说不好听一点就是她爸妈生她的时候，忘了给她生一根“神经”，好教她不要忘记这个世界上除了她和她眼中的人以外，还有上亿的人口存在。

抱完了，她不忘上下其手地摸摸迪渥的脸及他的腰说：“啧啧，还是一样，和我十年前摸的时候一样光滑细致，一样没什么赘肉。你到底是不是男人啊，闷闷？”

“从喜欢乘机吃人豆腐的这个坏习惯看来，你也没多大改变。”迪渥三分无奈、七分好笑地瞪一瞪她。要不是他对自己的男子气概有相当程度的自信，否则从童年时代就被她嘲讽至今，尊严怕是早就荡然无存了。

“老天赏给你这张脸，就是要造福大众的，既然如此，借我摸一把又不会死，别这么小气嘛！”哈哈大笑，她使劲地拍拍他的肩膀。

“有你这种歪理，怪不得有法官要把强吻脸颊当成国

际礼仪了。”

“阅阅小气鬼！”

“我们要继续站在街头抬杠叙旧吗？”迪渥看了一下手表，“我还有十分钟可以陪你聊一下，接着就得赶回去工作了。”

“干吗这么无情，我们这么久没有见面了，多聊一会儿有什么关系？说到你的工作……莫非专门假扮辣妹的男友就是你的工作？”她诡谲地一笑。

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事，可是这也太巧了吧，偏偏在他被迫执行最不想接的案子时，竟会被十年不见的老朋友撞见。

隐忍下大叹一口气的冲动，迪渥展露“一推无难事”的太极式笑容说：“假扮？我不懂你在说什么，我不过去那里陪朋友喝杯咖啡而已。”

“休想唬弄我哟，阅阅！”

顽皮地掀起唇角，应水岚歪着头指着他鼻尖说：“再久未见，我也还不至于会上你‘一笑解百问’的当，这你该知道吧？从以前一堆人都被你的笑容耍得团团转的时候，我就是惟一不吃这一套的，现在也是。所以……老实招来，你所谓的工作，怎么会是假扮辣妹的男友呢？”

对迪渥来说，太美丽的女人称之为“红颜”，而太聪明的女人就叫“祸水”了。这两种都是他不太愿意靠近的女人类型。

“摸索了多年，我终于明白一件事，暴暴岚。”

“什么？”

“美好的友谊，适合放在回忆里。很高兴再见到你，很高兴知道你那率直的性子一点都没变，也很高兴你一切都好。”他一眨眼，背过身挥挥手说：“拜拜。”

“拜你个头。不是说好有十分钟，现在还有七分钟……喂！喂！”仗着腿长，她三步并作两步地绕到他前方，双手一横，“喂、喂，这就是你对待老朋友的方式吗？傅迪渥，以前你不是这么不可爱的家伙嘛！”

他漂亮的眉一扬。“我赶时间。”

“那好歹把联络电话告诉我吧！”

“只要你我都还在这个地球上，不都总会有相遇的一日吗？”给她一根软钉子碰，他微笑道，希望她知难而退。

“不过是电话号码而已，你怕我跟你推销保险不成？”她吐舌道。

是钉子太软，还是她出乎意外的坚持？迪渥有点困惑，他怎么不记得应水岚是如此念旧的人？

“因为本人命不值钱嘛！”他决定装傻。

“不要小气巴拉的，你是个男人吧？”她反激。

“身份证上是这么写的。”他回避。

张大眼，她装出“呐喊”的表情道：“噢，我的天！你不看身份证，就不知道自己是男是女吗？”

被她逗笑，迪渥不再坚持，再推下去就会给人难看了。况且十年不见，人家却还记得自己，给个电话也是礼貌吧！他掏出一张名片给她：“算我怕了你。”

应水岚好奇地念出名片上的字：“万事通事务所？这

是什么样的公司啊？你在这儿上班？”

“我和姐姐合开的一间小公司，专门帮人跑跑腿、办杂事的。”不想说太多的迪渥，双手一摊地说：“现在可以放我走了吗？暴暴岚。”

“说得好像我绑架你、跟你勒索似的。”往旁边让开一条路，应水岚挥舞着手中的小纸片说，“请，你被释放了，傅迪渥先生。不过请你不要擅自潜逃海外，让我以后找不到人啊！”

“是，假如我有‘潜逃’的意图，我会记得去租艘太空梭的。”伴随着远去的话声，迪渥的身影消失在人群中。

直到傅迪渥离开自己的视线，应水岚才放肆地高高摆出万岁的姿势，在原地跳上跳下。

真是好一个“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她今天的运气真是太好了，好到连她自己都不敢相信，天底下就是有这么巧的事，当她苦于找不到一个解套的好方法时，竟会让她在路上遇到他！

幸好方才她使出多年来在工作场合锻炼出来的交涉手腕，死缠烂打地要来这电话号码，才没让幸运之神从自己手中溜走。也亏得她的坚持是正确的，没有轻易退缩，否则现在她“应水岚”三个字就可以改成“猪头岚”了。

毕竟，老天爷会让她在最走投无路的时候和他重逢，就是为了赐给她一线生机，她又怎能不知把握良机呢？

拿起那张名片，她不由得一亲再亲。“再亲！再亲！我终于找到我要的男人了！我爱你！老天爷。你真是太帮

忙了！”

今天这杯咖啡还真是喝对了。



“阿岚！你跑哪里去了？从刚刚开始创总就一直在找你，找得他都快把整间办公室给掀过来了。”

才进门，总机就噤里啪啦地向她通风报信。

“我去喝咖啡了。”

“咖啡？我看你等一下就会被创总的口水给淹死了。”总机一副“你也太扯了”的表情。

“我倒不这么认为。”

吹着口哨，水岚走向自己的座位，挑出一份卷宗。全办公室的人都屏息看着她大胆去敲创意总监办公室的门，根据总监的脾气、根据过去无数次的经验，大家都认为水岚很快将会变成一堆炮灰。

“总监，是我阿岚，听说你在找我吗？”

“进来。”

砰！总监办公室的门一关上，所有的人都围聚在可以窥见办公室内情况的毛玻璃窗前，窃窃私语起来。

“我看这回就算是爱将，总监也无法再姑息下去了吧？拜托，这儿又不是美国，哪来的咖啡时间，居然闷不吭声地就跑出去喝咖啡，胆子也太大了些。”

“不过这也很难讲，人家的工作表现好啊！上一个案子听说才推出一个月，那家宰公司的咖啡饮料销售业绩

就拉出长红，甚至威胁到市场上的常胜品牌 月牌。”

“那是运气好，恰好抓到这股流行喝咖啡的潮流罢了。”

“是啊，人家运气好，不用大牌去拍也一样能把黄金时段的广告炒得吓吓叫，不像你上次花了上千万的预算请来什么香港知名艺人代言，却不见成效，还被总监削得满头包。运气真是天差地别啊！”

“你、你还在记恨上次内部比稿输给我的事吧！”

“笑死人了，那种小案子是我拱手让给你的，什么叫做输给你啊？”

“行了、行了，你们要吵到别的地方去吵，不要打扰我们，我们还要看好戏呢！”

“喂，怎么她进去那么久了，还没看到总监对她摔杯子、拍桌子？”

“爱将就是爱将，看到没有？总监根本被收服得服服帖帖的，连‘怒’的心都被摘掉了，成了‘奴’喔！怪不得有人说，应水岚是靠美色才蹿升得这么快。听说美国总公司的行销总监追她追得可紧了，上下班形影不离地，这是那边众人皆知的花边新闻呢！”

砰！

巨大的声响自背后传出，众人一惊，吓得鸟兽散。

两手叉在腰上，一名娇小可爱、媲美搪瓷娃娃的女子，一脚踩在被踢翻的椅子上，一边指着方才聚在一起的几个家伙说：“下次要说别人的闲话前，先把自己的工作做完如何？”

每个人都低下头去，假装在忙。

她继续批道：“你们这些没用的男人还这么爱八卦，说这种缺德话很爽是吧？明知道阿岚又不是那种人，办公室里的人都有眼睛，谁不会看啊？比起整天搔首弄姿的高层特助，或是老爱嗲声嗲气说话的柜台接待们，阿岚浑身上下哪一点有狐狸精的味道？我看你们要不就是输给阿岚的才气不甘心，要不就是吃不到葡萄嫌葡萄酸，因为你们知道阿岚才不会把你们当成男人看，只能说酸溜溜的话来抚平自己脆弱幼小的心灵吧？哈！”

锐眼一个个扫过现在连个屁都不敢放的男人们，她冷笑着说：“丑话说在先，下次再让我听到这种无聊话，你们就别想要我和阿岚帮你们出点子了！”

咻！咻咻！办公室内吹起阵阵冷风。

轰得他们一个个头昏眼花之后，项小萍坐回自己的位子上，一杯咖啡便送到她面前。她抬起头看向对方。“谢啦，沈。一进公司就看到一群乌鸦聚在那里看好戏，真教人气不过，也不想阿岚私底下帮过他们多少忙。”

“有什么办法，生活烦闷，人人都需要一点娱乐调剂身心。不管是谁的倒霉事、丑闻都无所谓，只要不是发生自己身上就行。舔舐着别人的伤口，好让自己看来不那么可悲。”

微笑着，一屁股坐在她桌子角边，和她、阿岚合称公司创意金三角的沈大鹏，以下巴指指前方说：“倒是阿岚，她不要紧吗？总监找她，是为了那个案子吧？”

“我想应该是，上头对这个案子很重视，毕竟很久没